

意大利共产党反华言論

第二集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意大利共产党反华言論

第二集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5年·北京

• 内部读物 •
意大利共产党反华言论
第二集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五) 0.65元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4\frac{5}{8}$ · 字数 101,000

1965年9月第一版 1965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802

出版者說明

自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 年 7 月 14 日給各級党組織和全体黨員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有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領導屈从苏共領導的指揮棒，进行了猖狂的反华宣传运动。据不完全的統計，到 1964 年 7 月，已經知道有六十个党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反华材料，其中包括这些党的中央的決議、声明和公报，主要領導人的报告、講話和文章以及党报党刊的社論等等。这些言論，象苏共領導和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論一样，信口开河，造謠誣蔑，内容荒謬絕伦，言詞粗野恶毒，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使我們的黨員，我們的人民，了解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了解这些党的領導怎样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們現在象出版《苏联报刊反华言論》一样，将这些党的主要反华言論輯为专集，陸續分册出版，以供讀者閱讀利用。

本书包括意大利共产党自 1964 年 4 月至 10 月的材料，共計十六篇。书中的小标题、异体字和着重記号等等，都是原文发表时就有的。

目 录

馬里奧·阿利卡塔:

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問題..... 1

路易吉·隆哥向安莎通訊社发表的声明..... 6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我們接受的挑战..... 8

陶里亚蒂在 1964 年 4 月中央全会上的报告15

陶里亚蒂在 1964 年 4 月中央全会上的总结发言53

十一个中委和中监委在 1964 年 4 月中央全会上的发言.....55

路易吉·隆哥在伦巴底大区积极分子會議上的讲话:

爭取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团结.....69

彼特罗·英格拉奥关于意共和苏共会談的談話.....73

恩里科·貝林格在法共十七大上的賀詞.....75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赫魯曉夫在埃及.....78

馬里奧·阿利卡塔:

反对教条主义.....83

路易吉·隆哥:

苏联是和平、民主的堡垒.....87

賈恩卡洛·巴叶塔在波党四大上的祝詞.....95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关于国际工人运动及其团结問題备忘录（并隆哥

序言）.....97

賈恩卡洛·巴叶塔:

中国共产党人的錯誤..... 111

恩里科·貝林格在 1964 年 10 月中央全会上的報告..... 117

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

馬里奧·阿利卡塔

上星期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六次亚非团结理事会会议，成了中国代表团猛烈攻击苏联的场所。正如大家知道的，苏联也是这一组织的负责成员，因为苏联国家的领土很大部分扩及亚洲，一部分苏联人民属于亚洲各民族。

应当提醒注意和强调指出这后一个事实，因为中国代表团团长郭建同志攻击苏联的常用的论点之一是，谈及苏联时把它说成是亚非人民和亚非各国、从而也是反殖民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外部力量”。这一来，在中国对苏联的攻击中，除了一种原则错误，甚至是对原则的不幸歪曲之外，又犯了一种事实错误，甚至是对事实真相的歪曲。

因为，即使苏联过去象它现在这样，不是一个部分属于亚洲的国家；即使作为十月革命胜利结果而建立的多民族的和地跨欧亚两洲的——后一个形容词是我由于喜欢精确而加上去的——苏维埃国家一事，不是反殖民主义和反帝斗争中的决定性转折点；把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革命斗争先锋的第一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说成是反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外部力量”一事，就意味着把这一斗争放在公然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历史实际进程的思想 and 政治基础之上。当代革命运动首先是反帝运动，实际上，这个运动过去和现在都认为，阶级和政治力量同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家之间的联盟，以及阶级和政治力量同争取自己民族独立的人民和国家之间的联盟，是它胜利前进

的根本条件。

怀疑、甚至具体破坏这种联盟，这意味着，人民中国和中国同志们应当負主要責任。这也意味着再次使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民主群众对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和目的发生严重怀疑。此外，这种态度不只无助于、反而阻碍为了弄清楚在各国工人党和共产党的反帝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战略中无疑存在的缺陷而十分需要进行的研究，这种缺陷可以、也应当立即予以填补，以便使我們的革命运动——一般地说不仅在亚非和南美国家、而且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发生新的跃进。

中国同志拒絕进行共同謀求真理的平靜而有益的討論，他們想以一种有偏見的和严厉論战的方式，用自己的立場同其它共产党，特别是苏联同志的立場对抗，这在阿尔及尔會議上再次得到明显证实。郭建同志歪曲和誹謗苏联提出的裁軍政策（据中国代表团說，苏联的唯一目的是强迫被压迫人民解除武装和停止反帝斗争！），攻击莫斯科部分禁止原子試驗条約——把这說成是損害被压迫人民的“英美苏阴谋”，她甚至把苏联說成“反动势力”，是同帝国主义长期“联合”的，它的面目同帝国主义的面目已經不再有什么差别！

在这里，我們觉得要否认这种說法的荒謬性甚至是多余的，同样，要否认《紅旗》新近的文章的說法的荒謬性也是多余的，文章指責赫魯曉夫同志把苏联推向“资本主义复辟”道路！这种說法不仅在共产党人中間，而且也在全世界最觉悟的人民群众中間，势必引起憤慨，也会不幸地引起我們的階級敌人的滿意的嘲弄。在这里，人們也要問，中国同志在这条路上走得那么远，这究竟是为什么，目的何在。

实际上，用教条主义和宗派公式主义来解释这一切是不够的。中国同志通过教条主义和宗派公式主义，当然就不能理解

苏共二十大开始的、远没有以必要的迅速和大胆推进的研究工作——即研究一种适应现实情况发展的革命战略的工作——对整个革命运动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中国同志——他们在采取我们认为应该予以公开打倒的极端错误的立场的同时——甚至可能不同意这种研究工作所得出的某些结论。中国同志通过教条主义和宗派公式主义，也通过他们在分析国际关系时所不得不采取的特殊观点，当然不能理解和接受（我们重复一下，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也是采取了一种应该予以公开打倒的极错误的态度）苏联、苏联现任领导集团以及赫鲁晓夫同志本人负着如此特殊的义务和怀着那么纯洁的感情提出的缓和局势外交政策的一切方面和时机。

但是，要有怎样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宗派主义精神，才会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几年来一直要求的核协议（科学人员也要求这一协议作为在今天而不是明天保护人类安全所必需的措施），说成是“帝国主义阴谋”呢？要有怎样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宗派主义精神，才会把苏联说成是“反动”国家，指责它的领导人同帝国主义勾结，把赫鲁晓夫同志说成是空前最大的“投降主义者”呢？我们本以为，在揭发和谴责了斯大林的错误以后，人们将永远不会再使用类似的对人们不同意的立场和同志说出那种丑化的说法了。不幸，中国同志这样作了，他们表明了他们不仅只限于口头上保护斯大林。他们在实际行动中重犯了斯大林的最严重的错误。他们企图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重又采取我们认为应当永远埋葬和永远不要再采用的那种政治斗争的方式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运动面临的一个严重威胁就是不知不觉地被推向中国同志所选择的那个方面去，并回到这种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认为能够相互寻求必要的支持，以便把与他有

分歧的党和国家开除出去，以便把这些党和国家开除出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以便指責它們主观或客观上同帝国主义“勾結”，从而便能解决共产党之間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在某些問題上始終可能出現的意識形态和政治的分歧。

讓我們坦率地說，我們认为，回到这种立場上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來說是倒退了一大步，我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实际上这是脫离苏共二十大胜利地肯定了的原則的，苏联現任領導集团、特別是赫魯曉夫同志在引向这一胜利方面是具有历史功績的。

因此，我們认为，今天重要的不仅是逐点地公开駁斥中共現任領導人的战略立場的錯誤，而且也不能容忍他們选择的政治斗争方法，誠然这种方法并不能有助于創造各国共产党之間新型关系制度的条件（这种制度是以团結和相互支持的新观念为基础的），而且恰恰相反，它把运动推向了不可补救的分裂，甚至推向正式形成这种分裂。

同时，我們认为，問題在于不要被中国共产党領導人的指責、压力和誣蔑吓住了，不要在理論和实践的研究工作的豪迈的发展道路上踏步不前，这种研究工作对于把对現代世界的分析不断地推向前进，对于不断地决定从而产生的反帝、爭取和平、爭取各国人民民族解放、爭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前景，是必要的。这种前景不能不包括正确解决今天各国共产党之間、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应在什么形式下組織起來的問題（前面已經談过），总之包括从現存的分歧出发，并在承认各党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正确解决建立国际共运新的統一和团結的問題。

我們觉得，这就是击败中国同志的錯誤方針和方法的最有效的方式。只有这样来准备条件，人們才能考虑将来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會議，而在目前，根据上述的一些想法看

来，我們相反地只能确认几个月以前我們党中央委员会对于召开这种會議的益处所表示的保留态度。

（譯自 1964 年 4 月 1 日意大利《团结报》）

路易吉·隆哥向安莎通訊社 发表的声明

我願意首先提醒一下，我們黨一貫明確地反對中國同志在過去幾年中提出的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的論點，特別是關於和平共處問題、在目前的历史階段中走向社會主義的不同道路的观点。對於一個象我國這樣的國家來說，不同道路的观点包括爭取結構改革、爭取發展民主體制的鬥爭。同時，我們黨最明確而堅定地表示了它支持蘇聯不斷展開的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各國人民自由、爭取和平共處與和平的行動，支持（蘇共）二十大的決議產生的蘇聯政治路線的基本方針。我們發現，這條路線同我們制訂的政策和我們取得的經驗——是在馬列主義原則的基礎上自主地進行的——的結果，有實質的一致。

我們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問題的立場，特別是在我們十大的提綱中和在去年十月中央委員會的文件中，作了廣泛的說明。

正是在這個文件中，我們也闡述了我們認為在目前情況下應該處理各黨關係和共產主義運動團結問題的方式。我們認為，應該從承認存在着不同的處境和立場出發，並應以自由交換意見和經驗為依據，以維護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維護各黨在制訂自己政策中的自主和責任。

在這個文件中，我們也闡述了我們關於召開所有共產黨會議問題的意見，我們說，召開這種會議是否有益，同是否能避免

加剧和固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矛盾和分裂密切相关。此外，《团结报》社长几天前写的一篇文章中，重申了这种立场。当提出召开国际会议的明确建议时，我们将在党的各负责机构中讨论，并同其他共产党一起讨论，我们将始终以这样的要求为依据：即要求在似乎必要和可能的新形式下维护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和我们党自主的斗争中的国际团结。

（譯自1964年4月8日意大利《团结报》）

我們接受的挑战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不能否认，国际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目前正在經受一場相当困难的考驗。但是，还必須馬上补充一句：这种考驗是随着这个运动的力量和影响在世界各地的增长和扩大而来的，甚至是同这种增长和扩大紧密联系着的，而这种增长和扩大之速是几年前还不容易預料到的。在人类当今的历史舞台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大陆中，沒有一个大陆上的共产主义問題不是以现实的尖銳的形式出現的，它要么是渴望人类进步的人的希望和追求的目标，是希望实现这种进步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真正运动，要么是那些千方百計地阻碍建立新的經濟和社会秩序、阻碍結束劳动剝削、阻碍彻底解放各国人民的保守分子或反动分子的极端恐惧的东西。

在一切方面都展开了竞赛。在通过行使已經由劳动阶级掌握的政权来建設社会主义社会方面，在还受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統治的国家中进步力量的前进方面，在爭取各国人民政治和經濟完全独立的斗争方面，都展开了竞赛。但是，在每一个方面，特别是在正在发展的各个运动之間的联系方面，今天正在不断地出現一些新問題，这些問題是从正在迅速变化着的现实中产生的，因此这些問題不能用学究式的重复老公式、重复曾适应于一些不同的問題和不同的情况的解决办法来解决，而是在处理这些問題和为解决这些問題而斗争时，这些問題要求人們有分析和作独立自主的判断的能力，有首創精神和有提出新的解

决办法的勇气。

中国共产党現今的领导人在国际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內进行的論战和活动，正在朝着同这种如此明显的、甚至是基本的要求相反的方向展开。因此，这种論战是要想成为、而且已經成为对研究工作，对創造性地发展我們思想和行动，对革新工作的扼制、制止和拒絕，而在目前情况下，要是沒有这一切，国际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現在和将来就都不可能前进。我这样說不是想說，中国领导人在他們的文章中沒有涉及到今天存在的一些要求深思熟虑和制訂可靠方針的問題。然而，他們已經作的和繼續作的事情，同应当作的事情恰好相反。事实上，他們在談任何問題时，都不是从研究今天摆在我們面前的现实条件(大部分是新的条件)出发，而是从一些公式化的說法和原則性、或所謂原則性的論点出发，他們使这些公式和原則离开時間和空間，把它們当作原始的偶像，他們根据这些說法，极其严重地开展瘋狂的煽动，在这种煽动中，目前形势的一切现实时机都消失了，被空話掩盖住了，或者被故意地歪曲和篡改了，以便能进行大声的譴責和最后的逐出教門，不过这些都沒有引起共鳴。

在我看来，很明显，这一来，他們放弃和否认了的正是馬克思主义思想和行动方法本身。因此，即使在他們处理真正存在的問題时，所得到的結果也会完全錯誤，这就不足为奇了。

例如，說什么共产党人中人有人忘記了我們斗争的矛头始終应当指向的主要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忘記了帝国主义由于它的本性而要追求的什么目标，忘記了它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而能使用的什么手段，这是荒謬的。但是，今天在进行反帝斗争时，否认应当正确地考虑到世界上已經发生和繼續发生的深刻变化，首先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形成和不断加强、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潰和帝国主义陣营的内部危机，同时否认应当正确地考

考虑到制造和扩散可能引起全人类毁灭的武器使战争发生的变化，这尤其是荒谬的。在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中，反帝斗争远没有结束，而是这种斗争具有了目前环境强令具有的内容和形式。

說共产党人中可能有人忘記了我們的目标是社会革命，而这种革命的内容是結束資本主义剝削和劳动階級上升到社会领导地位，这也是荒谬的。誰忘記这一点，誰就不可能再是共产党人。但是，摆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并不是再一次搜集我們經典著作中的一切肯定这些原則和指示这些目标的段落。問題是为了在先进的資本主义社会中实现这些目标而应采取的行动問題，在这种社会里，誰也不能拿起义当作儿戏，而是在那里，工人階級已經很强大、很有組織，在那里，争取广大的中等阶层支持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同时在那里，争取一种民主制度，进步力量在这种制度下能够取得越来越强大的地位，并越来越成功地进行反对資本主义领导集团的斗争，也是可能的。对那些在这种情况下致力于为工人运动的前进开辟新道路的人，用不着每走一步就提醒一下这些資本主义领导集团可能做什么。如果我們忘記了这一点，我們就不再是共产党人。但是，假如我們在提醒这一点时，不采取使我們有在各方面打倒这些领导集团的最大可能性的广泛行动，从而放弃各种政治行动和群众斗争，只限于滔滔不絕地引經据典，我們就也不是共产党人。

甚至在社会主义国家陣营內，也存在着一些新問題，这些問題是生活本身造成的，既关系到在每个国家中建立新社会，因而关系到計劃化的形式、各生产部門的比重等，也关系到各国間的相互关系，它們一方面完全自主，同时也必須进行經濟和政治的合作，以便社会主义世界能在同資本主义世界进行的竞赛中增进自身的团结和作用。硬說社会主义国家陣营內不存在这些新

問題，那是荒謬的。但是，从存在这些問題出发，进而对最大的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提出最荒謬的指責，从而采取从内部分裂和瓦解社会主义陣营的活动，象中国同志作的那样，这也是瘋狂的行为。不管中国共产党人怎么說，苏共领导人反正有伟大的、决定性的历史功績。苏共领导人在二十大公开批評和拒絕斯大林个人迷信，从而开始了改正和批評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当时已經和正在犯的錯誤的广泛进程，他們恢复了社会主义經濟发展与民主制发展之間的正确联系，他們使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陣营中开始了真正的、而不是虛假的加强和革新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至为重要、无法制止的，即使在某些时候和在某些国家中随之产生过困难。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所不了解的和不愿意的，恰恰是这种革新的过程。这一点再好不过地证明，他們的革命的詞句不过是用来掩飾一种保守政策的外衣，这个政策拒絕所完成的进步，并想把我们推向倒退。

必須有勇气向中国领导人說：如果所說的修正主义意味着在同以往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因而用五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所不能預計到的、具有新内容的方式方法，来发展我們的学說和我們的行动，那末，我們不仅不譴責和不担心这种发展，而且还希望这种发展，这是我們的首要任务。我們决不把馬克思主义化为一张罗列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能适用的至理名言、教条的清单，决不把它化为一串禱詞，以便在未能把我們的更有效的行动用来推动现实情况的发展时念不絕口，聊以自慰。

从这些复杂的考虑中，便产生了我們这样的信念：我們同中国同志的爭執，首先主要是向我們的运动提出了一些政治行动的任务，即是說，在各方面和在目前环境下更深入地制訂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更明确地确定这些目标，从而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更广泛、更坚决和更有效的行动。这并不是說我們不承